

女大亨

沈亦明
著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

女大亨

沈艺敏 著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女大亨 / 沈寂著.——上海: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
2002

ISBN 7-80681-032-3

I.女... II.沈... III.传记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40241 号

女大亨

作 者: 沈 寂

责任编辑: 周 河

封面设计: 闵 敏

出版发行: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(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上海社会科学院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: 7.5

插 页: 3

字 数: 190 千字

版 次: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0001—6000

ISBN 7-80681-032-3/I·009 定价: 1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写在前面

代序

沈寂

1986年，我在《新民晚报》上发表长篇连载《大亨》全书，约35万余字，不可能等全部完稿后刊登，便采取一边写、一边发表的办法，每星期定时送给报馆一万字，不能延误。在写作过程中，感到资料不足，还要不断搜集。两三百封读者来信，既有赞赏也有批评。热心的读者还提供不少素材，我尽可能在出书前修改时予以证实和改正。

在我收集和读者提供的资料中，除了三大亨以外，最多的是关于黄金荣妻子桂花姐的素材。这些资料又都是不见文字记载而仅仅是口头流传的秘闻：有的揭露桂花姐如何帮黄金荣贩卖鸦片、升官发财；有的属于她个人私生活的隐私；也有涉及发生在上海滩的几件盗窃案。内容充实，细节也丰富。但是如果插在长篇中，就会有喧宾夺主、枝节冗杂之感。我只得在正式出书时，概略提到，不能作翔实的描写，实在感到惋惜。

《大亨》出版后，读者来信中特别提到小说中几个女性：桂花姐、露兰春、吕美玉、沈月英、孟小冬等写得较好。因为在别的同样书中都未详述，有的没有提到。而对桂花姐和孟小冬两个人物认为写得还不够丰富。尤其桂花姐是“女大亨”，也是上海滩一种特殊的典型应有充分和更多的描绘。

读者们和朋友的意见与批评触发我新的创作意念。既然客观有要求,我又掌握桂花姐和孟小冬很多资料,何不另起炉灶,以她们为主角分别写成中、长篇小说,既可以飨读者,也可以实现我的创作意图和欲望。于是我重新整理材料,将桂花姐如何泼辣地帮助黄金荣起家,又为了满足自己温柔情欲的经过,和桂花姐暗中操纵某古董商被盗最后财物落在她手中的秘闻;还有记述她的身世,以及被黄金荣利用直至被遗弃的悲剧,分别写成三个中篇:《魔宫》、《宝宫》和《神宫》。《宝宫》先在《海派文学》发表,受到读者欢迎。有一家影视公司要先将《魔宫》拍成电视剧。由我亲自改编,武珍年导演,特请王馥荔、郭凯敏、白穆、剧雪等主演。因为这是第一部揭露旧上海黑社会罪恶内幕的电视剧,加上我所写《大亨》初版销售 13 万册的影响,引起观众注意。据说在美国播映后,还获得奖励。我又应邀改编《宝宫》,后因故暂停。我便忙于孟小冬故事的写作,没有将这三部中篇全搬上银屏。

这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。最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建议我出版一套影视小说,即将我曾经由小说改编为影视,或先已拍成影视再改写为小说(包括可供拍摄的小说)选辑成为系列。现将曾拍成电视的《魔宫》以及其他两个有连续性的中篇《宝宫》和《神宫》编辑成一集,书名《女大亨》。这是旧体新刊,让读者们了解上海上世纪二、三十年代的民情风俗和黑社会的内幕,也能读到我和几十年前的旧作。请予指正和批评。

2002 年 2 月





写在前面(代序).....沈寂

魔宫

1	家破人亡.....	3
2	神秘的高公馆.....	6
3	黑夜拦劫.....	19
4	师娘的威严.....	25
5	报仇雪恨.....	31
6	两霸争毒品.....	39
7	伸向表妹的魔掌.....	48
8	江上恶斗.....	53
9	女记者仗义.....	59
10	半夜惊梦.....	68
11	恐怖之夜.....	75

宝宫

1	奇异的强盗.....	83
2	师娘登门.....	85
3	又一场风波.....	95
4	好心的账房.....	104
5	多亏阿姨帮忙.....	107
6	少爷盗宝.....	112

7	来了张天师·····	119
8	是真？是假？·····	124
9	奶娘的悲剧·····	129
10	神秘的何家·····	134
11	谁是凶手·····	140
12	千手观音在哪里·····	146

神宫

1	谁的儿子·····	153
2	冲喜·····	160
3	未婚寡妇·····	166
4	抱牌位成亲·····	173
5	回门酒·····	181
6	无后为大·····	189
7	红牡丹·····	194
8	师娘退位·····	198
9	逼亲·····	205
10	神宫幽灵·····	210
12	残忍的凶手·····	215
13	大难临头·····	221
14	未完的悲剧·····	231

魔宮



1 家破人亡

二十年代的上海滩，以爱多亚路为英法两租界的交界线。法租界最热闹的地段是八仙桥。这一带又以上海最大的游乐场“大世界”为中心。四周商店林立，百货杂陈，住屋鳞次栉比，密密层层。白天，行人车马川流不息；到了晚上，五色灯光耀眼夺目，把法租界点缀得繁华兴旺。

在八仙桥南边的龙门路上，开有一家三开间门面的“万兴酒店”。老板姓方，绍兴人。他从家乡筹集到一笔本钱，到上海来租屋开店。他做生意老实正经，为人一团和气。从早到晚，酒客盈门。一年到头，生意兴隆。妻子前几年死去，女儿方帼贞，小学毕业后，就留在家里侍奉老父，照料家务，还兼管店里来往账目，酒店买卖好的时候，雇佣两个伙计还忙不过来。寄居在方家的张德禄——老板的外甥，就白天帮舅舅照顾门市，夜里到附近一家补习学校读夜书。

一天晚上，正当店里酒客们兴高采烈，豁拳狂饮之际，忽然有七、八个来自英租界的流氓，先举手投石，“砰”的一声，将酒店招牌下的一盏白磁大门灯打得粉碎，又气势汹汹直闯店内，亮出木棍、铁槌，有的跳上柜台，张牙舞爪把黑底金字的“太白遗风”直匾砸破，有的将靠墙堆着的几排酒缸一一击碎，缸片四溅，酒流遍地。有的蛮不讲理把酒客连推带赶，将桌上的杯壶筷碟一扫而光。酒店四处发出骇人声响。暴徒疯狂怒吼，酒客们狼狈逃窜，

惊恐喊叫。

在柜台里正在结账的方老板，被这突如其来的暴行吓得目瞪口呆。他急遽走出，对暴徒们打拱作揖，连说话的声音也发抖：

“各位，各位，有话好说，千万不要……”

从门外传来响亮而又凶厉的斥责：“哼！姓方的！你欠了我长脚宝山一笔债，三年不还，今天就给你颜色看！”

方老板连忙抬头向外望去。门口站着一个身材颀长，面目狞恶的流氓，穿一身玄色密扣短衫裤，左脚踏在门槛上，右手拿一把大黑扇，一副咄咄逼人的神气。方老板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，也没听到过这个名字，就惊惶地声明、辩护：

“我不认识你，也从来没向你借过钱，怎么……”

长脚宝山从黑扇后面扬出一张黑字白纸：

“这是你亲笔写的借据，不还钱，就把这万兴酒店抵债！”

方老板被这突如其来的诬赖和威胁，惊骇得几乎要昏倒。他为了伸张冤屈，为了保住酒店，就不顾一切，踉踉跄跄向长脚宝山冲去：

“你血口喷人，冤枉……”

长脚宝山身子一偏，方老板扑空倒地。几个流氓拥上来，把他高高举起，又朝地上狠狠一扔。正巧有人从上面把万兴招牌推下，不偏不倚砸在方老板头上。

围在四周的酒客和行人，一齐发出可怕的骇叫。

就在这一时刻，方老板的女儿帼贞，从楼上赶下来。她先被店堂里破坏的景象所震慑，看到父亲躺在门口血泊中，就猛叫一声：“爹爹！”没命地直奔上去，扑在父亲身上痛哭。那长脚宝山却对这凄惨的景象投以无情冷笑，还旋转着折扇，故意调侃：

“父债女还，当心我把你和酒店一起抵债！”

他的话音刚落，身穿灰布长衫的张德禄从对面马路直窜过来。他正好放学回店，眼见万兴酒店被砸、舅舅遭打，表妹又受辱，不禁义愤交集，摔掉手里的书本，怒叫着冲进店去，要和那帮

为非作歹的流氓拚命。

在门口的长脚宝山，把手里拨弄的大黑扇，“唰”地打开。他身后两个流氓得到信号，手持凶器，紧跟张德禄身后，朝他的肩背猛击。

张德禄不防背后遭人暗算，痛叫一声，屈身倒地。

周围的流氓还不罢手，聚拢来，朝着他恶狠狠地举起凶器。

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酒店斜对面的得意茶楼老板仓惶插身进来，双手抱拳，对着那帮虎狼似的流氓连连打拱：

“各位弟兄，手下留情！看在我常老三面上，留他一条性命！”

打手们全回头注视门口的长脚宝山。

长脚宝山瞅一眼死在门口的方老板，又环视店内一片乱哄哄景象，目的达到，不能过分，就嘴唇一咬，“唰”的把大黑扇一收。

流氓们住手。有人还发泄地朝张德禄踢了几脚。

张德禄却不肯屈服。他要和这帮歹徒死拚，双手一撑，想挣扎起身。常老三立刻上前，将他按住，低声劝阻：

“德禄，不吃眼前亏！”

张德禄也明知斗不过这帮暴徒，只好听从常老三劝告，竭力捺住火性，气得浑身颤抖。

长脚宝山还在门外，大声宣告：

“听着，从明天起，这万兴酒店归我宝山所有！死的立刻埋葬，活的扫地出屋！”

他又吹响一声唢呐，招呼打手们。暴徒们以胜利者的神气，挺胸凸肚，大摇大摆，呼哨而去。

在暴徒们得意的狞笑中，人们听到少女方帼贞伤心啼哭，惨绝人寰。

2 神秘的高公馆

半个月后。

张德禄自从万兴酒店被长脚宝山霸占后，无处安身，就由常老三收留，在得意茶楼帮工。虽然暂时有了栖居之处，可是想到舅舅无辜丧命，又眼看表妹被迫逃离到城隍庙附近一个同学家里去避难，好好一份人家，被一场意外灾祸弄得家破人亡，流离失所。这口怨气一直郁积在胸，仇恨的火焰始终燃灼着他的心灵。常老三看在眼里，默默寻思，最后对这年少气盛、复仇心切的青年人，出了个主意：“德禄，常言道‘君子报仇，三年不晚’。别说你和方老板是娘舅外甥，我和他也是多年邻居，眼看这么一个好人，被流氓活活害死，能不伸冤，不报仇？不过，强龙难斗地头蛇，长脚宝山背后有靠山，是英租界四大天王的徒弟。没有一点势道，休想‘反梢’。我们不能把鸡蛋朝石头上碰，要想办法，找门路。”

“找什么门路？”

“我带你去见高金魁。他是法租界巡捕房总探长，又是上海滩出名的大亨。有他撑腰，十有九成把握！”

张德禄几乎要跳起来，恨不得立即动身：

“就去！”

常老三微笑着揶揄：

“你呀，年轻不懂事，这种人家里你想去就去？你一开口他就能答应？”然后他又严肃相告：“正巧有个机会，最近他公馆要用人。我和公馆里的总管是老朋友，介绍你去，不会打回票。只是不知道你敢不肯？”

张德禄正无处归宿,又听到那总探长可以做自己靠山,能替舅舅报仇,真是最理想的去处,就什么也不再考虑,一口答应。

两天以后,常老三和那总管谈定,就带了张德禄去高公馆。张德禄今天穿一套洗得干净的青布衫裤,白袜黑鞋,刚刚剃头,显得面净气昂,年少英俊,只是眉宇间隐现一丝怨悒。他刚踏出茶楼,走不几步,就听到对面马路传来一阵阵喧哗。他回头观看,只见舅舅的万兴酒店已换上一块新招牌:“宝山酒馆”,门面油漆一新,顾客川流不息。长脚宝山穿一套簇新衣衫,傲气十足地昂坐在柜台后面,轻摇黑扇,顾目四盼,得意洋洋,收下一笔笔钱财。

张德禄怒火顿起,真想奔过去把那新挂上的招牌砸碎,将长脚宝山打倒在地。常老三看到他忿然的神色,立刻拽住他的衣袖,拉他走开。

他们来到民国路同福里。同福里前,有两名“安南巡捕”左右站岗,离弄口不远,停着两辆小汽车,其中一辆插着红白蓝三色法国旗。对马路的人行道上,排着一长列衣衫褴褛的乞丐和贫苦百姓,在领取高公馆发放的施舍。高公馆账房范先生坐在一张大方桌旁,桌上堆满一叠叠铜板和银角子,还有一把算盘,一本账簿。他正襟危坐,两眼却不放松地监视着手下,看他们把钱发到乞丐和穷人手里,乞丐拿到钱还去领四只冷大饼,然后朝对面同福里弄堂口,一个个拱手,恭敬地叫着:

“谢谢高老板!高老板大恩大德!”有的还感激地跪下叩头。

张德禄随着常老三经过接受施舍的行列,跨进同福里。只见弄口“过街楼”两边,放着两长排红漆长凳,凳上兀坐着七、八个身穿黑香云纱衫裤的彪形大汉。当常老三客气地向他们一一点头时,其中一个拇指朝里一翘,放他们进去。

穿过“过街楼”,是一条丈把宽,足足四、五丈长的大弄堂,朝里直通一幢双层五开间中式楼房。底层中央是大客厅。客厅正中挂着一幅锦绣“关公读春秋图”。两旁是红木框泥金绣字直幅长

联。案桌上供着半人高的特制香炉和烛台。四周墙壁挂满大大小小匾额，上面用各种字体题刻着“乐善好施”、“侠义心肠”等等赞辞。在横案和大茶几上叠着大小不等用玻璃匣装的银盾，闪闪发光。客厅里宾客盈门，穿长袍、西装的坐在椅子上，穿短衣的倚墙而立。他们手里都拿着各种礼品，翘首顾盼正在人丛里来回穿梭的高公馆总管何英福。何英福手拿一罐香烟，招待客人。一个商人见他走近，立即站起，手里捧着一只银盾，笑着恳求：

“何总管，我是商会虞先生介绍来的，我店里失窃，这件案子请高探长无论如何帮忙……”边谈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纸包连同银盾塞给何总管，还谄笑着加一句：“一点小意思。”

何英福不动声色地接过纸包，藏在银盾下面。这时，其他一些客人也纷纷站起，围了上来。何英福正想脱身，瞥见常老三进厅，就故意高声招呼：

“老三，你来了。”

常老三是这里常客，又和总管相熟，就不拘礼节，亲热地向对方拱手。

接着，常老三又代张德禄介绍，并凑在总管耳边悄声说了些什么。

何总管做了个手势，就带两人进内客厅。

内厅与外厅摆设不同。不是富丽堂皇，而是古雅华贵，四壁墙上挂满字画，还有法国领事颁发的洋文奖状。红漆地板铺上波斯地毯，周围是皮面沙发。几只大玻璃柜里摆满各种古玩物件，五光十色，琳琅满目。一盏从楼顶上直挂下来的水晶串珠大吊灯，闪闪发光。

法租界总探长高金魁，身穿纺绸短衣衫裤，外罩一件团花绸面马夹，胸袋里挂表的金链，露在外面，不时摇晃，他正兴趣十足地在和赌友打牌。一个是上海青帮大字辈冯老太爷，一个是法国领事馆翻译李路易，一个是市商会会长虞阿德。在靠壁的卧榻上，有两个人蜷缩着身子，在抽烟养神。

当何总管带引常老三和张德禄来到内厅时，看到法租界巡捕房两名领班包探，正在向高探长禀报情况，高探长一面打牌，一面办案，似乎对领班很不满意，沉着脸反问：

“今天一天，就这两案子？”随口吩咐：“先把他们关到武胜宫去，给他们吃生活，榨出油水来再关监牢。”又郑重地关照：“不过要打听一下，要是自己人，就放个交情！”

领班唯唯诺诺地告退，何英福趁机上前一步：

“高老板，常老三来了。”

不等高金魁吩咐，常老三就拉着张德禄来到赌桌前，躬身谄笑：

“师父，你和师娘托我找的人，今天带来拜见。”

高金魁侧过脸，并不在意地瞅了一眼张德禄，随口询问：

“叫啥名字？”

“张德禄。”他按照常老三预先教好的回答：“弓长张，同心同德的德，高官厚禄的禄。”

金魁听到这带有吉利口彩的答复，感到满意：

“高官厚禄的禄，好！好！”自豪地对三位赌友说：“在我这里帮忙的小兄弟”，指指站在身后侍奉的保镖陈长寿：“他名字里有个寿字”，又用嘴向何英福一歪：“他名字里有个福。”

最后朝张德禄瞅一眼：“现在加上一个禄，福禄寿都全了！”又不满地对张德禄上下打量：

“不过——”

常老三连忙谄媚奉承：

“师父三星高照。”

高金魁手里摸牌，仰首大笑。

商会会长虞阿德又是妒嫉又是钦羨：

“金魁兄，你的官位还不够高？在法租界可以说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”扭头问李路易：“你是领事的翻译，说给大家听听，法国人对金魁兄是不是言听计从？”